

法家反儒斗争故事新编

西门豹·李 斯·刘 邦

571

所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法家反儒斗争故事新编

西门豹·李斯·刘邦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西门豹·李斯·刘邦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4年10月第1版 197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50,000册

统一书号 10111·993 定价 0.13元

目 录

西门豹除害记 广州电机厂 江励夫 (1)

李斯的故事 中山 大学 中文系 文学 专业
七二级法家人物故事编写组 (13)

刘邦二三事 中山 大学 中文系 文学 专业
七二级法家人物故事编写组 (36)

西门豹除害记

广州电机厂 江励夫

战国初期，魏文侯任用法家代表人物李悝（kǔī，音亏）做相国，主持变法。由于李悝在魏国贯彻了法家的路线和政策，使魏国一跃而成为“战国七雄”中的强国。

那时魏国有个邺（yè，音业，在今河南省临漳一带）地，邻近赵、韩两国，是个边防重地；如果治理不好，对魏国的安全是一个严重威胁。当时的魏国，奴隶制的残余势力还很强大，没落奴隶主贵族时刻妄想复辟。这邺地的复辟势力更是嚣张，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十分激烈，非得有个有才能、有魄力的人去镇守和治理不可。魏文侯左思右想，反复比较，终于选派主张法治、重视耕战的西门豹前往邺地担任地方长官。

—

古代的漳河水，五月里已经涨得满满的，快要齐了岸。混浊的、汹涌的河水，滚滚地流入魏国的邺

境，向东奔腾而去。

沿着河边的路上，走着一队整整齐齐的马车。中间一辆马车上，端坐着一位官员，正望着沿河的景物沉思。他就是魏文侯新任命的邺令西门豹，此刻正在上任途中。进入邺境，西门豹沿途看见四周村落萧条，人烟稀少，土地荒芜，还有逃荒、要饭的，不禁心潮起伏，恰似滚滚的漳河水。

西门豹到达邺境的时候，大小官员都出来迎接。其中特别恭敬、特别殷勤的，是这里有名的三老（掌管教化的地方官）王八爷，廷掾（地方政府办事官员）许大棒，以及当地富豪（奴隶主贵族）钱老财。

“大老爷一路辛苦了，”王八爷擦擦他的酒糟鼻子，满脸堆笑地说。“这里远离国都，地瘠人贫，民风未淳，这次大老爷驾临治理，想必不违天命，倚仗天力，恭行礼治，以仁爱忠恕孝悌之道启迪愚民，拨乱反正。能这样做，我想真是国家之福！”

“是啊，大老爷！”许大棒腆着个大肚子，忙着打拱作揖说。“要使民风淳化，百姓就范，实在离不开仁政和礼治。唔，这方面，今后还得多多仰仗大人哩！”

那个驼背的钱老财刚张开他那蛤蟆嘴，也想恭维几句，只见西门豹不冷不热地说：“本官初到，人地生疏，民情不熟，许多事情要劳及诸位，但一切都必须按照新法办事！”

王八爷等人讨了个没趣，快快走了。

第二天，西门豹为了推行新法，深入探访民情，便召集了一些父老，询问邺境情况。

有个老头儿叫张二的，为人心直口快，一开头就大着胆子说：

“大老爷，我们这里最苦的是河伯娶妇！”

西门豹早已听说，邺境到处流传着这样的说法：魏文侯推行新法，违反天命，激怒了漳河的河神；河神年年发大水，以示惩罚，但详细情况，还不甚了解，听张二这么一说，忙问道：“什么叫河伯娶妇？”

张二说：“就是漳河的河神每年都要在我们邺地娶一个妻子。这真是说来话长哪！”张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接着，他就伤心地谈起所谓“河伯娶妇”的事情……

二

原来漳河水势狂暴，每逢雨季，往往泛滥成灾。大水一来，一片汪洋，淹没田地庄稼，冲走农具牲畜，老百姓来不及逃避的，就被洪水冲走、淹死，弄得家破人亡。

有一年，老百姓被逼得实在没法活下去，只好到官府里去请愿，要求减免田赋。谁知道官府里的三老、廷掾说，这一切皆因行新法，逆天意，所以天降

灾祸。他们一面要老百姓循规蹈矩，一举一动都要按照周礼办事；一面请了个巫婆出来登坛祭法，求神保佑，胡弄一通。第二年水灾照样又来，官府又请巫婆出来求神作法。这一年巫婆装神弄鬼，说是河神“显圣”，除了大骂变法之外，还说什么这河伯喜欢年轻漂亮的姑娘；以后只要每年挑个俊俏的闺女送去做“河伯夫人”，河伯就会大发慈悲，保佑人间风调雨顺，免除水灾祸害。

巫婆这么一说，三老、廷掾和富豪们立刻附和，串通一气，向老百姓征收钱财，挑选闺女。他们把强行勒索到的数百万钱，除了用二三十万作为“河伯娶妇”的费用之外，其余的就由他们瓜分享用。打这以后，“河伯娶妇”就成为邳地每年例行的大事，也成了压在百姓头上的沉重负担。每年春耕播种的时节，巫婆照例挨家挨户遍访人家的女孩子，瞧上合意的，就说这闺女命中注定要做“河伯夫人”。这一着可真苦了老百姓。你不愿意么？巫婆说这是“大福大贵”，还说“天命不可违”。你舍不得女儿送命么？便须拿出许多钱财布匹赎身，好让巫婆另外再找一个姑娘来顶替。穷苦的人家拿不出钱财来赎身，就只好眼巴巴地让巫婆把亲生的骨肉带走。

巫婆选好了闺女，就令人在漳河上筑一座斋宫，张灯结彩，布置一间新房。然后将闺女沐浴更衣，送

进斋宫，等候送到“河伯”那里去“成亲”。那三老、廷掾和富豪们还吩咐人宰牛杀猪，大排筵席，一连吃喝几天，说是祝贺“河伯”的“新娘”从此得入“神界”，得享“神福”。到了送女“成亲”那一天，更是吹吹打打，香烟缭绕，一片乌烟瘴气。巫婆登坛祭神，她的女弟子们便把哭哭啼啼的“新娘”从斋宫里拖出来，连同枕席等物，放到一只用芦苇和竹枝编成的小筏上。巫婆口中念念有词，神拂一挥，众女弟子便推开小筏，急湍的流水立即把“新娘”漂走。小筏开始还浮着，流着，过不了十来里，就连人带筏完全沉没了！

就这样，“河伯娶妇”弄得这里鸡犬不宁。好些老百姓被迫拖男带女远走他乡。所以邳地的人口也就越来越少，老百姓也越来越穷了。

三

西门豹听了父老的一席话，心里有了个谱儿。

晚上，邳令府的书房里烛光荧荧，西门豹坐在席子上，望着窗外沉思。根据这些天来的调查了解，他已在紊乱中理出了头绪。他看到，儒、神、巫、水灾，是邳地的四大害。没落奴隶主贵族利用水灾，勾结巫婆，宣扬迷信，破坏耕战政策，反对变法。要完成魏文侯交付给自己的重任，要在邳地推行法治，对邳地

的四大害非狠狠除掉不可。但是，邳地在商朝是奴隶主国家统治的中心地区，奴隶主贵族最拿手的好戏是利用鬼神迷信来欺骗人民；鬼神迷信流毒极深。要在这里除巫行法，可不是容易的啊！想到这里，西门豹站立起来，踱着方步，来回走着……

这时已是夜深人静。突然，远处隐隐约约传来微弱的哭泣声。西门豹侧耳细听，好象是女人的呜咽。声音有时清晰，有时模糊，听起来十分悲切。

西门豹立即派了个心腹侍卫出去打听，并吩咐他把父老张二请来。

约莫过了一个时辰，侍卫引着张二进来，报告说：

“启禀老爷，打听清楚了：那个啼哭的妇女叫三妞妈，她的闺女三姐儿今年被选中做‘河伯夫人’。看看日子快到了，她舍不得就此同女儿永别，所以搂着女儿哭……”

“三姐儿是牛老汉的独生女，”张二摇摇头，叹口气，擦擦眼泪说。“真是怪可怜的。牛老汉年过半百，头两个孩子饿的饿死，病的病死，都没有养下来，只剩下这三姐儿，谁料她……”

西门豹听了，立即打定了主意：首先打破所谓“河伯娶妇”这个骗局。于是他便向张二问道：“河伯娶妇的日子择定了吗？什么时候举行送嫁仪式？”

张二说：“听说快了，正在加紧搭斋宫呢！”

西门豹说：“好吧，到送嫁那一天，你们来告诉我一声，我也去看一看，送一送。”张二答应着走了。

四

到了“河伯娶妇”那天，张二等一班父老，果然前来禀告西门豹。西门豹早有准备，便穿戴好衣冠，带了一些随从官员和卫兵，前往观看。

到了河边，只见斋宫高踞河上，沿岸挤满了人，所有邺地大小官员、本地富豪，全都来了，一时熙熙攘攘，足有二、三千人。西门豹找个靠近的位置，坐在罗伞下静待仪式开始。那主办“婚礼”的三老王八爷、廷掾许大棒、富豪钱老财看见邺令大老爷也来看热闹，慌忙上前奉承接待，还带领巫婆和她的女弟子们来拜见西门豹。

“启禀大老爷，”酒糟鼻子的王八爷忙不迭地介绍道，“这位就是本地有名的大巫师狐仙姑，道行高超，神通广大，通乎人、鬼、神三界；虽然年近七十，依然热心神道，邺境百姓，都托她的福……”

西门豹用锋利的眼光扫过巫婆全身，见她鼠眼鹰鼻，脸青唇黑，三分象人，七分象鬼，手执拂尘，装模作样，后面跟着十多个女弟子，一律穿着绘有古怪

花纹的绢制巫衣，手里拿着香炉、拂尘之类，一齐上前施礼。

那王八爷又指指前头三个女弟子介绍道：“这是大弟子仙心；这是二弟子神香；这是三弟子天萝。三个都是仙姑的得意门徒。”

西门豹等他唠叨完毕，淡淡地说：“你们都辛苦了！”接着，他盯住巫婆问道：“怎么样，河伯夫人梳妆停当了没有？”

巫婆说：“早就弄妥了。仪式马上开始。”

西门豹又问：“这姑娘长得怎么样？漂亮不漂亮？快带她来给本官看看。”

巫婆听说，颇嫌这长官多事，可是又不敢违拗，只得吩咐仙心和神香两个弟子去把三姐儿带来。两人领命，转身走了。

突然，一个中年妇女呼天抢地、踉踉跄跄地奔来，众人一看，原来是三姐妈。只见她一边哭，一边大声号叫：“我的三姐呀！救救我的三姐呀！我的三姐呀！你不能去呀！……”

“三姐妈！”旁边有个妇女一把拉住三姐妈。三姐妈认得这是去年被巫婆抢走闺女的李大婶；两人正是一条藤上的苦瓜，便互相抱头大哭起来。

正哭着，人丛中冲出三姐爹，手里握着一把菜刀，睁着愤怒的眼睛，气冲冲地跑到巫婆面前，指着她骂

道：“你这妖巫！快还我的闺女！今天我跟你拚了！”

那王八爷、许大棒、钱老财等见状大惊，慌忙上前护住巫婆，把三妞爹推开。王八爷恶狠狠地喝道：“哼，犯上作乱的小人，不得无礼！”说着便要抢走他的菜刀。三妞爹挣扎着嚷道：“我跟你们拚了！反正三妞儿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！”

正闹着，两个女弟子把三妞儿横拖竖拽地带来了。这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正哭得死去活来，脸色惨白，两颊上的脂粉早已给眼泪冲擦得一塌糊涂；头发又散又乱，衣服也撕破了好几处。三妞儿的爹妈一见自己的闺女，心如刀割，“哇”的一声，早扑上前来搂着三妞儿哭叫。百姓们看着这幕惨剧，都替他们伤心，许多人都忍不住擦眼泪。那巫婆却不停地向王八爷使眼色。王八爷和许大棒、钱老财等正想发作，西门豹看在眼里，便对三妞儿的爹妈说：“你们且别哭。让我看看河伯这新娘子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从头到脚打量着三妞儿，前前后后仔细地端详了好一会，然后当着众人，十分郑重地向巫婆、三老和廷掾等人说：

“我看，这姑娘长得不够漂亮。再说，弄成这个样子，更加不成体统。河伯是个贵神，河伯夫人一定要风风光光的才相称嘛！这个闺女，河伯是不会满意的。这该怎么办呢？”他环视众人，众人也望着他。大家都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那个巫婆早先还嫌鄙

令多事，听西门豹这么一说，真是又急又恨，慌忙上前说道：“今天是良辰吉日，千万不要耽误！”只见西门豹的两道目光，象两把刀一样投在巫婆身上，非常严肃地说：“有劳巫师，替本官通知河伯：这个姑娘不够漂亮，必须另找一个好的，后日送去。就说这是本官说的。请你快去快回，我这里等着你的回报！”说着把手一挥，命令士兵为巫婆“送行”。这真是晴天霹雳，把巫婆轰得晕头转向，她还来不及叫喊和挣扎，早被士兵们七手八脚地拖到河边，扑通一声，抛进河里，到“河伯”那里报到去了。

当下王八爷、许大棒和钱老财等大惊失色，面面相觑，做声不得。那三个女弟子仙心、神香及天萝等早也吓得魂飞魄散，两个膝盖象筛糠似的抖个不停。百姓们又惊异，又高兴。三妞儿和她爹妈也停止了啜泣，瞪大了惊奇的眼睛。

西门豹面向大河，遥望波涛翻滚的河面，神情肃穆地站立着。人们屏息静气，望望西门豹，又望望河面，只听见哗啦哗啦的波浪拍岸声。好一会，西门豹才沉静地慢慢说：“这么久了，怎么还不回报？大概是巫师年老，不大中用吧？”他两眼盯住巫婆的女弟子仙心：“你是大弟子，烦你替我去催一催！”接着又命令士兵，不由分说地把仙心投进河里。

闷葫芦炸开了，老百姓开始明白了。大家兴奋地

交换眼色，低声议论开来。

过了一会，西门豹又说：“怎么还不回来？再派个弟子去催催！”于是又把二弟子神香扔进河里。接着又嫌太迟，把三弟子天萝也掷到河里去了。

老百姓越看越明白，越看越起劲，越看越痛快。过了一会，只听西门豹又说：“三个弟子传话不明，办事不力，必须麻烦三老亲自去走一遭，跟河伯好好讲清楚！”那三老王八爷一听，慌得两腿发软，磕头禀道：“本官是儒生，与鬼神无交……”西门豹冷冷地说：“你不是善于仰仗天力，开口闭口都不离鬼神的么？！”接着厉声喝道：“快去！即取回复！”士兵们立即一拥而上，把王八爷提起来用力一掷，远远的丢到河中。王八爷只喊了一声“救命呀！”挣扎了两下，就沉到河底，见“河伯”去了！

这一下，老百姓都哄动起来，拍手称快。那些过去曾被抢走女儿、受尽欺凌的父母，都指着河里骂那几个害人的坏蛋。

西门豹依旧装作虔诚的样子，面向大河恭恭敬敬地等候着。过了一会，他又说：“三老年纪大，还是不行，看来非得廷掾和富豪们去一人不可！”吓得许大棒、钱老财一伙人脸如死灰，浑身发抖，一齐跪下叩头求饶；直磕得额头流血，还赖在地上不起来。西门豹严厉地说：“好，再等一会！”这些平日满口鬼神、鱼

肉百姓的家伙，只得战战兢兢地跪着，继续叩头乞饶。好一会，西门豹才向大家说：

“你们看，巫婆三老们都不回来了，永远不回来了！河水滔滔，一去不回，哪里有什么河神？！不过是儒生、神巫之辈要复古，反变法的手段罢了！巫婆、三老、廷掾和富豪等互相勾结，搞出‘河伯娶妇’这个骗局，搜刮百姓钱财，杀害民间女子，真是罪大恶极，应当偿命，罪有应得！今后再有人提‘河伯娶妇’，就让他先去报告‘河伯’！”

“对！把他扔到河里去！”老百姓欢声雷动，呼声回响在漳河两岸的上空……

就这样，西门豹戳穿了“河伯娶妇”的骗局，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恶霸势力，为在邺地推行新法扫平了道路。后来，他又大力宣传无神论思想，积极领导邺地人民向自然灾害作斗争，视察地形，发动民众兴修水利，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，修成了十二条水渠，引漳水灌溉邺田，防涝防旱，增加收成，进一步破除求神靠天的旧传统观念和陋俗。

西门豹除巫治邺的业绩，是魏国新兴地主阶级变法中的一件大事，也是法家无神论战胜儒家有神论的一次大斗争。西门豹是一个法家，又是一个古代战斗的无神论者，他的业绩客观上有利于人民，所以一直在民间流传，受到热烈的赞扬。

李斯的故事

中山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七二级

法家人物故事编写组

反逐客 上书谏始皇

这里要说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二三七年，即秦始皇十年的冬季。

一天，秦国都城咸阳大雪纷飞，寒风刺骨。清晨，一辆简陋的马车穿过繁华的街道，驰出森严的城门，直往东方开去。这车上载着三个人。一个约莫三十多岁，手扶车前横木，腰杆挺得笔直，两眼射向远方。离开咸阳渐去渐远了，他还不时掉过头来，朝咸阳方向眺望。其余两个都是二十开外的壮汉，一个身材略高，一个有点矮胖。两个人一边挥鞭赶车，一边嘟嘟囔囔，显出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。

前面那个人就是我们所要讲的李斯。

这李斯并非秦国人，他为什么要到秦国来，现在